



韓文外集卷之一

明水賦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必主忠敬崇吉蠲不貴其豐乃或  
薦之以水不可以黷斯用致之於天其事信美其義惟玄  
月實水精故求其本也明爲君德因取以名焉於是命烜  
音氏候清夜或將祀圓丘於玄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持  
鑑而精氣旁射照月而陰靈潛下視而不見謂合道於希  
夷挹之則盈方同功於造化應於有生於無形象未分徒  
騁離婁之目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旣齊芳於酒醴詎  
比賤於潢汚明德惟馨玄功不宰于以表誠潔于以戒荒  
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爲如得其宜明水之薦斯在不

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麴蘖之名實處罇壘之器降  
於圓魄殊匪金莖之露出自方諸乍似鮫人之淚將以贊  
于陰德配夫陽燧夜寂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耀兔影騰  
精聊設監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霏然而象的爾而呈始  
漠漠而霜積漸微微而浪生豈不以德協于坎同類則感  
形藏在空氣應則通鶴鳴在陰之理不謬虎嘯于谷之義  
可崇足以驗聖賢之無黨知天地之至公竊比大羨之遺  
味幸希薦於廟中

芍藥歌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藥天力與此  
恩不屬黃鍾家溫馨熟美鮮香起似笑無言習君子霜刀

翦汝天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嬌癡婢子無靈性競挽春  
衫來比並欲將雙頰一睇紅綠窻磨徧青銅鏡一罇春酒  
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  
退之

海水

海水非不廣鄧林豈無枝風波一蕩薄魚鳥不可依海水  
饒大波鄧林多驚風豈無魚與鳥巨細各不同海有吞舟  
鯨鄧有垂天鵬苟非鱗羽大蕩薄不可能我鱗不盈寸我  
羽不盈尺一木有餘陰一泉有餘澤我將辭海水濯鱗清  
冷池我將辭鄧林刷羽蒙籠枝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  
風波亦常事鱗羽自不宜我鱗日已大我羽日已脩風波

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贈崔立之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饑夜歌坐空屋不怨但自悲其友  
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徃食之入門相對  
語天命良不疑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雄辭千年事已遠二  
子情可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身固已困吾友復  
何爲薄粥不足裹深泥諒難馳曾無子輿事空賦子桑詩

贈河陽李大夫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恩由未報惆悵空一來裘破  
氣不暖馬羸鳴且哀主人情更重空使劔鋒摧

苦寒歌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豈不有陽春節歲聿其周君何  
愛重裘兼味養大賢冰食葛製神所憐填窗塞戶慎勿出  
暄風暖景明年日

贈同遊者已見正集

請饗玄宗廟議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而七尚書咸有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荀卿子曰  
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則知天子上祭七廟  
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  
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  
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

韓文外集卷之二終  
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三穆謂之  
親廟與太祖而七四時常饗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遞  
遷玄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  
親主入廟禮合祧藏太廟中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歲合  
食如常謹議

范蠡招大夫種

詩之序議

三器論

韓文外集卷之二終

韓文外集卷之二

上賈滑州書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又惟古執贊之禮竊整頓舊  
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爲贊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曰豐山  
上有鍾焉人所不可至霜旣降則鏗然鳴蓋氣之感非自  
鳴也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於古  
人愚固泯泯不能自計周流四方無所適歸伏惟閣下昭  
融古之典義含和發英作唐德元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  
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闕下方  
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僕待命  
于鄭之逆旅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

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進退之際實惟閣下裁之

上考功崔虞部書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旣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廢耳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躑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

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旣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爲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爲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僂焉而不

終日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爲學旣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日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爲晚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爲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爲如何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緼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爲快方

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已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疆梁之兇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關遺利加於時名垂

於將來踴躍悚企傾刻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爲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答劉秀才論史書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



况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瘦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感令就功役也賤不敢

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慙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騃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决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愈再拜

與大顛師書

愈啓孟夏漸熱惟道體安和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緣昨到來未獲參謁儻能暫垂見過實爲多幸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久竚瞻不宣愈白

愈啓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輒有此  
咨屈僮惠能降喻非所敢望也至此一二日却歸高居亦  
無不可旦夕渴望不宣愈白

愈啓惠勿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  
論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  
可得而見邪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不如親見顏色隨問  
而對之易了此旬來晴明旦夕不甚熱僮能乘閑一訪幸  
甚旦夕馳望愈聞道無疑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  
林閑寂與城郭無異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義不  
至城郭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勞於  
一來安於所適道故如是不宣愈頓首 外集卷之二終

韓文外集卷之三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并詩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爲大屯兵十萬連地四州左淮右河  
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  
翰之任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其監  
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  
然後爲之故我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  
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連偃息談笑危疑以平  
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十二年春將如京師  
相國隴西公飲餞於青門之外謂功德皆可歌之也命其  
屬咸作詩以鋪繹之詩曰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沖天鵬翅闊報國劔鋒寒曉日  
驅征騎春風詠采蘭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  
爲文浮游徜徉跡接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  
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  
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  
與乘閒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  
惜惜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其  
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懽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  
縱不知其不可也蓋賦詩以道其行

韓文外集卷之四

通解

今之人以一善爲行而耻爲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  
矣然而脂帶汨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之稱其  
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歟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  
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  
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爲美也於是許由哀天  
下之愚且以爭爲能迺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  
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況其小者乎  
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爲之師也自桀之前千萬年天  
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

觀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割烹故  
後之臣竦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况其小者  
乎故忠之教行於天下由龍逢爲之師也自周之前千萬  
年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故伯夷哀天下之偷  
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  
雖餓死猶有義而不懼者况其小者乎故義之教行於天  
下由伯夷爲之師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爲師於百  
千萬年間其身亡而其教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嚮令三  
師耻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爲  
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爲周之日必曰和光而  
同塵安用餓爲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

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爲哉是則三師生於今必謂  
偏而不通者矣其可不謂之犬賢人者哉嗚呼今之人其  
慕通達之爲弊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  
而行之者也今恒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藝闕於身而求  
合者也是則古之言通者通於道義今之言通者通於私  
曲其亦異矣將欲齊之者其不猶矜糞丸而擬質隨珠者  
乎且令今父兄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  
者亦知其不能也曰爾尚力一行如古之一賢雖中人亦  
希其能矣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邪賢可及而可齊也  
今之人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夫古  
人之進修或幾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耻乎力

一行爲獨行且曰我通同如聖人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  
彼其欺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深爲通解

擇言解

火洩於密而爲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  
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爲災矣水發於深而爲用  
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  
導而不防反爲患矣言起於微而爲用且博能不違於道  
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爲禍  
矣火旣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不陷於灰燼矣水旣  
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矣言旣我禍卽  
無以掩其辭能不懼於過者亦鮮矣所以知理者又焉得

不擇其言歟其爲慎而甚於水火

鄆人對

鄆有以孝爲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鄆人曰彼自剔股以奉  
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上俾聚土以旌  
其門使勿輸賦以爲後勸鄆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  
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爲是未聞毀傷支體以爲養  
在教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爲之  
也是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其爲不孝  
得無甚乎苟有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爲  
曷足爲異乎旣以一家爲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  
身爲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

孝而不苟生之逆亂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爵祿其子孫斯爲爲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曾不以毀傷爲罪滅絕爲憂不嘗於市而已贖於政况復旌其門

河南府同官記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

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爲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修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南荆厥聞休顯武志旣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始

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時河東公爲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記宜城驛

此驛置在古宜城內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有靈異至

今人莫汲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澗灌此城壞楚人多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臭陂有蛟害人漁者避之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有舊時高木萬株多不得其名歷代莫敢剪伐尤多古松大竹于太傅帥襄陽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林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也其內處偏高廣圓八九十畝號殿城當是王朝內之所也多甃可爲書硯自小城內地今皆屬甄氏甄氏於小城北立墅以居甄氏有節行其子逢以學行爲助教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題李生壁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冷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丘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陛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隴西李翱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韓文外集卷之四終

韓文外集卷之五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勅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具官崔羣體道履仁外和內敏清而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珪璋之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及貳儀曹陞擢惟允邁茲令德藹然休聲選賢與能于今雖重擇才均賦自古尤難往慎乃司以服嘉命可

祭董相公文

維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使事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長源度支營田判官檢校金部員外郎侍御



史孟叔度觀察支使監察御史裏行丘穎觀察推官守祕  
書省校書郎韓愈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尚書右僕  
射平章事隴西公之靈嗚呼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五氣叙  
行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雨水干雲瀆水干坤蕃  
昌生物有假有因天睠唐邦錫之元臣肫肫元臣其德孔  
碩不諂不笑不威不赫不求其盈不致其敵爰立作相許  
謨實勤出若無辭疇德之聞帝念東土公其來撫乃守洛  
都乃藩浚郊迺去厥疾乃施厥膏不知其勞鰥寡以饒維  
昔浚郊厥亂維舊有狡有狂其羣孔醜公其來矣爲民父  
母父誨其義母仁其愚旣變旣從孰云其初自邇徂遠混  
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所倚公今不歸誰佐天子公旣來

止東人以完公旣歿矣人誰與安濁流渾渾有關其邪填  
道歡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旨酒旣盈嘉肴在  
盛嗚呼我公庶享其誠尚饗

雷塘禱雨文

祭石君文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右補闕宋景國子  
博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石三學士之靈惟  
君學成于身名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不事顧  
讓以圖就功如何奄忽永喪其躬曰景與愈與游爲久自  
君之逝相遇輒哀傍無強親子孩妻姬敢忘分濟念力未  
任客葬秦原孤魂誰附奠以送訣悲何可窮尚饗

祭房君文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于五  
官蜀客之柩前嗚呼君迺至於此吾復何言若有鬼神吾  
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尚饗

高君僊硯銘

并序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稜孤聳  
內發墨色幽竒天然疑神僊遺物寶而用之請予銘底  
僊馬有靈迹在于石稜而宛中有點墨迹文字之祥君家  
其昌

高君畫贊

君子溫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澄源卷璞含白

嗟嗟遺紙一張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耻不如以德禮  
爲先而輔以刑政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  
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  
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  
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耻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爲之  
師里間後生無所從學爾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  
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  
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與愷

韓文外集卷之五終  
第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爲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  
厨饌

直諫表

論顧威狀

韓文外集卷之五終

韓文外集卷之六

順宗實錄一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曆十四年封爲宣王建中元年立爲皇太子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徵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爲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苦上之爲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爲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刻剝聚

欽以自爲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  
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譴朝臣懼懼諫議大夫陽城等  
伏閣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  
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貞元  
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 景申上即位太極殿冊曰維貞  
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  
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  
皇太子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  
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祇勤于  
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朕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寤是  
用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

郎平章事高郢奉冊即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  
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上自二十  
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  
宗憂感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  
朝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爲  
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  
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爲雖翰林內臣亦無知  
者二十三日知內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僊  
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縗服見百  
寮二十六日即位上學書於王伾頗有寵王叔文以基進  
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基叔文詭譎多計上在東宮嘗與

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即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爲副使宗正卿李紆爲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爲鹵簿使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冊文禮部侍郎

權德輿撰謚冊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

聽政曰自漢以來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脩奉罔或有違况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爲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郢門下侍郎平章事臣珣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慮陛下悲哀不即人心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宰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

久從之 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  
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顏因再拜而起左右乃爲皇  
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毀之甚  
臣等不勝惶灼伏望爲宗廟社稷割哀強食 景午罷翰  
林陰陽星卜醫相覆碁諸待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碁  
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已儕類相亂罷之 已酉易定節度  
使張茂昭可司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河北節度自至  
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 辛亥  
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初  
執誼爲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  
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爲相 乙卯大常奏禮

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園鍾之均六變天神  
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咸出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  
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  
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  
祭宗廟今請缺祔廟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  
爲通州長史詔曰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  
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比年旱歉先聖憂人特詔通  
科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  
惟聚斂之臣自國哀已來增毒彌甚無辜斃陪深所興嗟  
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  
申邦憲尚從優貸俾佐遠藩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

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  
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  
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  
應官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  
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  
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爲三  
原令廷詬之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  
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  
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  
間道獲免 壬戌制殿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伉  
可守左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  
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綱爲  
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爲兵部侍郎以兵  
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爲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伉皆上  
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韓文外集卷之七

順宗實錄二

二月甲子上御卍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爲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爲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爲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鬧坊闔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即歛手付與真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



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并脚  
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而實奪之嘗  
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纔與絹數  
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  
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  
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  
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  
然宮市亦不爲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  
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  
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  
割與地買之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貞

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笮暴橫以取錢物至  
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  
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  
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  
罵或時留蛇一囊爲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  
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饑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去上  
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  
情大悅 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  
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  
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  
元末遂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罷命右金吾將軍兼

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熊執易爲副  
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于新羅且冊立新羅嗣王  
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爲副 三月庚午朔出後宮  
三百人 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爲翰林學士 壬申以  
故相撫州別駕姜公輔爲吉州刺史前戶部侍郎判度支  
汀州別駕蘇弁爲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郴州  
別駕鄭餘慶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臯前諫議大夫道州  
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  
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叙  
用至是人情大悅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於遷所  
士君子惜之 癸酉出後宮并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

戚迎于九僊門百姓相聚譁呼大喜 景戌詔曰檢校司  
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鹽鐵使以  
浙西觀察李錡爲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尚書賜徐州軍額  
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釐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  
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瓌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  
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爲政之要道凡所詢  
訪皆合大猷宜繼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  
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  
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  
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  
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爲副以專之

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為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鄴  
為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  
為御史在臺至元衡為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  
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  
衡不為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 庚寅制門下侍郎守吏  
部尚書平章事實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  
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尚書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  
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  
郎並依前平章事 癸巳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  
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  
某孝友溫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祇服訓

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  
獲纘丕緒祇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  
粢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為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  
司擇日備禮冊命初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冊為皇太子  
始改從今名 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  
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  
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  
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遂  
巡慙被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  
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之同餐閣中  
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

韓文外集卷之七終  
歡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  
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  
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